

入心水仙

黄雪芳

几百年前，一个叫李渔的文人，爱水仙如命。有一年岁末，水仙花开时，李渔因贫穷而拿不出买花钱。家里人认为一年不看水仙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李渔却说宁可减去一年寿命，也不可少了这“一岁之花”。后来，家里人劝不过李渔，拿了玉饰去换水仙。

我想，李渔钟爱水仙，一定不止爱水仙的外在风姿。水仙之性情、品格、风骨早已入了爱慕者的心，与其生命情感产生了深度共鸣。这种接近执念的偏爱，一如向日葵之于梵高，睡莲之于莫奈。

水仙，是我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，有上千年栽培历史，唐朝时已将水仙列为名品。《群芳谱》中对水仙有生动细致的描写：“叶如萱草，色绿而厚。冬间于叶中抽一茎，茎头开花数朵，大如簪头，色白，圆如酒杯，上有六尖，中心黄蕊颇大，故有金盏银台之名，其花莹韵，其香清幽。”水仙的叶子翠绿，在生长时叶片呈直直上扬之态；白色莹洁的花像六棱白玉盘，而中间黄色的花冠则像杯盏；水仙花的香气也很出色，它浮动的清香会“袭人衣袂”。

水仙其花、其叶、其香皆可圈可点，迥异于其他花类，难怪在群花中独得“仙”名。除了金盏银台之别，水仙还有“凌波仙子”“天葱”“雅蒜”“丽兰”“洛神香妃”“玉玲珑”等雅称。将水仙视为飘然降临人间的洛神仙子，又或是与金、银、玉的诗意比拟，可见人们对水仙的无尽推崇与喜爱。

水仙属于石蒜科草本植物，鳞茎膨大，能储存养分。所以一汪清水、几粒石子，加上冬天的阳光，就是水仙常见的“清供”方式。水仙的花萼于丛叶中抽出，在顶端开花，明艳的花朵高高簇拥着，如同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也仿佛让人触碰到一种明朗、开阔的心地。

水仙盛开在冬季，不畏严寒的特质，使人常常将它与凌寒而开的梅花相伯仲。加上踏水凌仙、冰清玉洁之姿，让水仙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、画师极尽吟咏描绘的对象，入了心，也入诗、入画。

宋代诗人杨万里在《水仙花》中赞道：“韵绝香仍绝，花清月未清。天仙不行地，且借水为名。”在杨万里心里，水仙是天上的仙子，不染尘埃，飘然行于水中，其清丽高洁比月更甚。

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是十足的水仙迷，写下了许多和水仙有关的诗句。在他卷入官场争斗，被贬于沙市候命之际，其好友王充道送来水仙五十枝。黄庭坚欣然会心，作《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》吟咏之：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。是谁招此断肠魂，种作寒花寄愁绝。含香体素欲倾城，山矾是弟梅是兄。坐对真成被花恼，出门一笑大江横。”诗人并不是真的“恼花”，而是爱花，独坐欣赏水仙花久了，想起洛神仙子的凄美传说，内心恼乱。但最后一句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的壮阔开朗才是题中之义，在生命孤寒的冬天，有清幽美丽的花可赏，有知心友人的宽慰，足以笑看人生沉浮。

在丹青高手们的笔下，水仙以迥然的姿态，表达画家的情志与心迹。陈洪绶曾画《水仙灵石图》，画中仅一株水仙，叶子简练舒展，两三朵水仙绽于枝头，率真可爱。陈洪绶于画中题诗曰：“此华韵清冷，开与梅花俱。却如孤性客，喜与高人居。”在陈洪绶眼中，水仙是野逸孤客，只与高人韵士相往来。

而在金农看来，水仙是尘世之外人，所以“画时不敢着半点尘土也”。在《金农花卉册》中，金农所绘水仙，全幅以淡墨勾染，不着颜色，以彰显水仙出尘超拔之意，真是清雅可人。

以前，只当水仙是寻常花，不矜贵，好养活。如今年岁增长，水仙的美越发深入人心。袁宏道《瓶史》中列了“折辱花”的二十三事，如主人频拜客、俗人突然闯入、旁边有酒馆等。我认为，供养水仙不宜一大盆，挤挤挨挨的，或是在上面绑些俗气的红色彩结，那都会折辱水仙。既是仙者，只需一两株，选个雅致的花盆，注入清水，放入几枚鹅卵石，再置于明窗净几间。怀着珍重的情意，静心观赏，等她露出好看的样子，馨香浮动，便是新年了。

梅 姑

徐有三

一

梅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“梅，倒霉。”她说，“命也，运也。”熟悉梅姑的人没怎么见她笑过，她也说不清自己人生的前半场是否有过开心的事。

二

女儿出嫁这样的喜事是交给二哥办的。借别人家门槛嫁女儿，这在他们大队是首例，却是梅姑苦心思虑后做出的决定。

女儿跺脚，不答应。

“妈妈命硬，去舅舅家踩着吉利走吧。”

女儿读过书，高中毕业，自然不相信梅姑的话，但拗不过，梅姑脾气倔。

女儿出嫁那天，她哭得比女儿伤心。

三

嫁走唯一的女儿，梅姑便形单影只了。那年距离丈夫去世整20年。

那么壮实的一个人，说没就没了。队

说，长得黑又胖，人还木。

出嫁那天，她哭得比妈妈伤心。

梅姑婚后六年都没怀上孩子，二哥一双儿女都满地跑了。妈妈急，想单方，挖娃娃草根煨汤，逼她喝。只有她自己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，她心里有一道槛一时跨不过去。

五

十七岁那年，她恋爱了。

男孩是隔壁大队的，他们一起放牛时好上的。

那是雨季，她选择放牛的地方是一个小山谷，在雨水的滋润下，黑麦之类的草格外茂盛，她家那头乌犍很快吃饱，撑着不安分，远远看见南面山坡上一头黄牛，撒腿狂奔而去，一场恶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。

梅姑好怕，耕牛是她家命根子，斗伤了怎么办？梅姑气喘吁吁赶到现场时，两头牛已经被分开。一个舞着竹鞭的小伙子见到她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牵好牛绳子，看好自家牛。”

梅姑长吁一口气，连声道谢。

小伙子丢给她一个调皮的微笑，转身追自家牛去了。

小伙子个头高高的，梳着中分头，眉清目秀。梅姑有一种莫名的欢喜。

第二天，梅姑鬼使神差又选择来这个山谷放牛。让她惊喜的是，那个小伙子也来了。他们相距不到十步远，各自背靠一棵树，像老相识打招呼、聊天，说牛说家庭说农事，无所不谈。奇怪的是，两头牛乖乖的，也像老相识，相安无事，埋头啃草；头顶几只鹌叽叽喳喳，甚欢。

后来，他们还一起去公社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，去县城逛了一次百货商场。

半年后，小伙子找媒人来家里提亲，梅姑父母拒绝了，理由是她二哥还没说亲，除非给得起足够彩礼让二哥娶上亲。小伙子很沮丧，悻悻而去。从此他们便断了联系。

恋爱失败，梅姑也很沮丧：“我命硬，无福消受爱情。”

六

“命硬”似乎是梅姑从娘胎里带来的标签。

她出生那年，家里接连遭遇变故。年初家里一头香猪吃了妈妈喂的烂白菜，中毒身亡，死猪肉卖不出去，妈妈哭了好几天；入秋家里八只鸡犯瘟，两天时间全归了地府；年底，父亲屋顶捡漏，走木梯不小心摔下来，大腿骨折。

梅姑出生后，妈妈没奶水，瘦得像只病猫，仅靠妈妈熬的小米汤维持一口气。

别的小孩一岁多走路，她是三岁才会。“这孩子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”妈妈亲着她的小脸，“孩子命硬，苦呀。”

很小的时候，梅姑不懂妈妈说的“命硬”，随着慢慢长大，她不得不懂了。“两脚一落地，八字定了规，都是命。”

七

前不久梅姑进城了。女儿为她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，装修一新。队里人都羡慕她养了个孝顺女，享福了。

梅姑闲不住，在一家小饭店找到一份工作。洗盘子拖地还擦桌子，勤快又麻利，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。老板很感激，一个月后就给她涨了工资。

“大姐就是有福人，您来之后，店里亮堂多了，客人也多了。”

梅姑笑了，很灿烂。



花中岁月长 周文静 摄

里喜欢嚼舌的说她命硬，克夫。她找不到辩驳的理由，也没有骂人的勇气。女儿才上小学一年级，抬不起头也要活下去。孤儿寡母，日子很苦，许多光棍头托媒人上门，梅姑一句话就把媒人打发走了：“我命硬，不能害人。”

梅姑有过幸福，只是昙花一现。丈夫会刷油漆，蹬着打工潮到省城建筑工地搞装修，干活勤快，钱没少赚；还顾家，赚的钱除了少量开销都寄给了梅姑。他们有共同的理想，造一座楼房。

楼房如愿造好，队里第一家楼房。可没来得及装修，丈夫突然查出肝癌。造房子剩下的积蓄很快用光，梅姑磕头从亲戚朋友那借了个遍，也仅延续了丈夫一年的生命。

供女儿读书，还要还债，梅姑一直没有存款，毛坯房一直露着红砖。

四

梅姑和丈夫的结合是遵父母之命。那年她十八，丈夫三十二。

丈夫家穷，她家也穷。丈夫老大难，她二哥也老大难。丈夫有个妹妹，大她四岁，在乡下是老姑娘了，但没找到一个合适人家换亲，就一直被耽搁着。

梅姑当初没看上她那个丈夫，老白不必